

通鑑紀事本末

六

光武平赤眉

王莽始建國二年春二月下詔曰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筦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筦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洛陽邯鄲臨菑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

天鳳四年秋八月莽置義和命士以督五均六筦郡有數人皆用富賈爲之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是歲莽復下詔申明六筦每一筦爲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民並侵衆庶各不安生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納言馮常以六筦諫莽大怒免常官灑令煩苛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而枯旱蝗蟲相因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自保貧者無以自存於是並起爲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

五年春琅邪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轉入太山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青徐

地皇三年夏四月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東討衆賊初樊崇等衆旣浸盛乃相與爲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其中最尊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史及聞太師更始將討之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爲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

淮陽王更始元年冬十月更始遣使降赤眉樊崇等聞漢室復興即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更始皆封爲

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離叛者乃復亡歸其營
二年冬赤眉樊崇等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爲二部崇與逢安爲
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爲一部赤眉雖數戰勝而疲敝厭兵皆日
夜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於
是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兩道俱入更始使王匡成丹與
抗威將軍劉均等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 蕭王度赤眉必破
長安乃拜鄧禹爲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
漢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赤眉二部俱會弘農更始遣討難將
軍蘇茂拒之茂軍大敗赤眉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
十營三月更始遣丞相松與赤眉戰於務鄉松等大敗死者三萬餘赤眉
遂轉北至湖 六月張卬王匡叛更始入長安 赤眉進至華陰軍中有齊
巫常鼓舞祠城陽景王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
賊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方望弟陽說樊崇等曰今將軍擁
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群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
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從崇等以爲然而巫言益甚前
至鄭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若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
先是赤眉過式掠故式侯萌之子恭茂盆子三人自隨恭少習
尚書隨樊崇等降更始於洛陽復封式侯爲侍中在長安茂與
盆子留軍中屬右校卒史劉俠卿主牧牛及崇等欲立帝求軍
中景王後得七十餘人唯茂盆子及前西安侯孝最爲近屬崇
等曰聞古者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爲符曰上將軍又以
兩空札置笥中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
會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
將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
欲啼茂謂曰善臧符盆子即齧折棄之以徐宣爲丞相樊崇爲
御史大夫逢安爲左大司馬謝祿爲右大司馬其餘皆列卿將

軍盆子雖立猶朝夕拜劉俠卿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也 秋八月赤眉至高陵張印等攻之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從厨城門出式侯恭以赤眉立其弟自繫詔獄聞更始敗走乃出見定陶王祉祉為之除械相與從更始於渭濱右輔都尉嚴本恐失更始為赤眉所誅即將更始至高陵本將兵宿衛其實圍之更始將相皆降赤眉獨丞相曹窋不降手劔格死 冬十月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為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更始隨祿肉袒上壘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為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劔欲自刎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為畏威侯劉恭復為固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 劉盆子居長樂宮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又數暴掠吏民由是皆復固守通鑑卷六十一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拄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蒲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枸邑所到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 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欲盜出之張印等深以為慮使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尸帝詔鄧禹葬之於霸陵 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民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

引穀歸至大要積弩將軍馮愔車騎將軍宗歆守柙邑二人爭
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愔所親愛
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歆必相忤因報禹曰
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往降之後月餘防果
執愔將其衆歸罪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廣降 臘
日赤眉設樂大會酒未行羣臣更相辨鬪而兵衆遂各踰宮斬
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穉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
乃定劉盆子惶恐日夜啼泣從官皆憐之

二年春正月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盆子歸璽綬習爲辭護
之言及正旦大會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爲帝德誠深厚立且
一年殺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益願得退爲庶人更
求賢知唯諸君省察樊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
曰此寧式侯事邪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

通鑑卷六

四

六十二

力通

設置縣官而爲賊如故四方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所
致願乞骸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因涕
泣噓唏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
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
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
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復出大掠如故 長
安城中糧盡赤眉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室市里恣行殺掠長
安城中無復人行乃引兵而西衆號百萬自南山轉掠城邑遂
入安定北地鄧禹引兵南至長安軍昆明池謁祠高廟收十一
帝神主送詣洛陽因巡行園陵爲置吏士奉守焉 九月
赤眉引兵欲西上隴隗囂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
烏氏涇陽間赤眉至陽城番須中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
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凡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賊遂汗

辱呂后尸鄧禹遣兵擊之於郁夷反爲所敗禹乃出之雲陽赤眉復入長安延岑屯杜陵赤眉將逢安擊之鄧禹以安精兵在外引兵襲長安會謝祿救至禹兵敗走延岑擊逢安大破之死者十餘萬人廖湛將赤眉十八萬攻漢中王嘉嘉與戰於谷口大破之嘉手殺湛遂到雲陽就穀嘉妻兄新野來歙帝之姑子也帝令鄧禹招嘉嘉因歙詣禹降 鄧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醜元元塗炭無所依許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

臣光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鋪時繹思我祖惟求定言王者之兵志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 又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 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民往往聚爲營保各堅壁清野赤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帝遣破虜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以要其還路敕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卒五千餘人 三年春正月甲子以馮異爲征西大將軍鄧禹慙於受任無功數以飢卒徼赤眉戰輒不利乃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自河北度

至湖要馮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數十日雖虜獲雄將
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滎
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
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
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
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三千餘
人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
人歸營收其散卒復堅壁自守

閏月馮異與赤眉約期會

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且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
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執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
具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
大破之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
谿終能奮翼滎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荅大

通鑑卷六

六

卷六

通鑑

勲赤眉餘衆東向宜陽甲辰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
遇大軍驚震不知所謂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
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
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
山齊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厨皆賜食明旦大陳兵馬臨
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
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彊相服也徐宣等叩
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
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
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戊申還自宜
陽帝令樊崇等各與妻子居雒陽賜之田宅其後樊崇逢安反
誅楊音徐宣卒於鄉里帝憐盆子以爲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
榮陽均輸官地使食其稅終身劉恭爲更始報仇殺謝祿自繫

獄帝赦不誅

光武平漁陽

淮陽王更始元年 宛人彭寵吳漢亡命在漁陽鄉人韓鴻為更始使徇北州承制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以漢為安樂令

二年邯鄲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上谷太守耿况約寵俱歸大司馬秀

事見光武中興

漢光武建武二年

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轉

糧食前後不絕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及即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為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歎曰如此我當為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宥有舊鐵官寵轉以質穀積珍寶益富彊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厲風迹收士心辟

通鑑卷六

二

年四一

吳中

召州中名宿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多發諸郡倉穀稟贍其妻子寵以為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寵亦很彊嫌怨轉積浮數譖太之密奏寵多聚兵穀意計難量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至是有詔徵寵寵上疏願與浮俱徵帝不許寵益以自疑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徵曰天下未定四方各自為雄漁陽大郡兵馬最精何故為人所奏而弃此去乎寵又與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右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右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又以與耿况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要誘况况不受斬其使

八月帝遣游擊將軍鄧隆助朱浮討彭寵隆軍

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可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彭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

破之浮遠遂不能救

三年三月涿郡太守張豐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附今度此反虜執無父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耿況遣騎來救浮乃得脫身走薊城遂降於彭寵寵自稱燕王攻拔右北平上谷數縣賂遺匈奴借兵為助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賊皆與交通

四年五月上將親征彭寵伏湛諫曰今充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邊外荒耗豈足先圖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誠臣之所惑也上乃還 帝遣建義大將軍朱祐建威大將軍耿弇征虜將軍祭遵驍騎將軍劉喜討張豐於涿郡祭遵先至急攻豐禽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

通鑑卷六

八

五十七

吳天仲

綵囊裏石繫豐肘去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傍人為推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恨上詔耿弇進擊彭寵弇以父況與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不敢獨進求詣雒陽詔報曰將軍舉宗為國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况聞之更遣弇弟國入侍時祭遵屯良鄉劉喜屯陽鄉彭寵引匈奴兵欲擊之耿况使其子舒襲破匈奴兵斬兩王寵乃退走

五年二月彭寵妻數為惡夢又多見怪變卜筮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以子后蘭卿質漢歸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寵齋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著牀告外吏去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偽稱寵命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驚曰奴反奴乃捽其頭擊其頰寵急呼曰趣為諸將軍辦裝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

曰若小兒吾素所愛也今為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以與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右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關明旦閤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尸驚怖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為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降夷其家族帝封子密為不義侯 權德輿議曰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德昭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戾也此而可戾漢爵為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

光武平齊

通鑑卷第六

九

五世八

方坦

淮陽王更始元年冬十月故梁王立之子永詣洛陽更始封為梁王都睢陽

二年冬梁王永據國起兵招諸郡豪桀沛人周建等並署為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為橫行將軍東海賊帥董憲為翼漢大將軍琅邪賊帥張步為輔漢大將軍督青徐二州與之連兵遂專據東方

漢光武建武元年十一月梁王永稱帝於睢陽 初更始以王閔為琅邪太守張步據郡拒之閔諭降得贛榆等六縣收兵與步戰不勝步既受劉永官號治兵於劇遣將徇泰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郡皆下之閔力不敵乃詣步相見步大陳兵而見之怒曰步有何罪君前見攻之甚閔按劍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距閔攻賊耳何謂甚邪步起跪謝與之宴飲待

為上賓令閱關掌郡事

二年夏四月虎牙大將軍蓋延督駙馬都尉馬武等四將軍擊劉永破之遂圍永於睢陽故更始將蘇茂反殺淮陽太守潘蹇據廣樂而臣於永永以茂為大司馬淮陽王

秋八月蓋

延圍睢陽數月克之劉永走至虞虞人反殺其母妻永與麾下數十人犇譙蘇茂佼彊周建合軍三萬餘人救永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永彊建走保湖陵茂犇還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

帝使太中大夫伏隆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青徐羣盜聞劉永破敗皆惶怖請降張步遣其掾孫昱隨隆詣關上書獻鰓魚隆湛之子也 帝以伏隆為光祿大夫復使於張步拜步東萊太守并與新除青州牧守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

三年二月劉永立董憲為海西王永聞伏隆至劇亦遣使立張步為齊王步貪王爵猶豫未決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

通鑑卷第六

十一

六十二

方輿

氏不王今可得為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閒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阨授命不顧又吏民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臣隆得生到關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没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張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焉

夏四月吳漢率驃騎大將

軍杜茂等七將軍圍蘇茂於廣樂周建招集得十餘萬人救之漢迎與之戰不利墜馬傷髀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眾心懼矣漢乃勃然褰創而起椎牛饗士慰勉之士氣自倍旦日蘇茂周建出兵圍漢奮擊大破之茂走還湖陵睢陽人反城迎劉永蓋延率諸將圍之吳漢留杜

茂陳俊守廣樂自將兵助延圍睢陽

秋七月蓋延圍睢

陽百日劉永蘇茂周建犇垂惠共立永子紆為梁王佼彊犇保西防
求首降蘇茂周建犇垂惠共立永子紆為梁王佼彊犇保西防
四年秋七月丁亥上幸譙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劉
紆周建於垂惠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憲聞之自郟圍之蓋延
及平狄將軍山陽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敕曰可直往擣郟則
蘭陵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退延等
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郟
帝讓之曰聞欲先赴郟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犇走賊計已立
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五年二月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馬武為茂建所敗犇
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
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

通鑑卷六

十一 六十九

九

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
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敝乃可
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
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
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
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
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
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
還營其夜周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建於道死茂犇下邳與董
憲合劉紆犇佼彊上詔耿弇進討張步 平敵將軍龐萌為人遜
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
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譖己自
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帝聞

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為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突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龐萌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守孫萌郡吏劉平伏太守身上號位請代其死身被七創龐萌義而捨之太守已絕復蘇渴求飲平傾創血以飲之

六月董憲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龐萌圍桃城帝時幸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兵晨夜馳赴至亢父或言百官疲倦可且止宿上不聽復行十里宿任城去桃城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龐萌等亦勒兵挑戰帝令諸將不得出休士養銳以挫其鋒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驚曰數百里晨夜行以為至當戰而堅坐任城致人城下真不可往也乃悉兵攻桃城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萌等攻二十餘日衆疲困不能下吳漢王常蓋延王梁馬武王霸等皆至帝乃率衆軍進救桃城親自搏戰大破之龐萌蘇茂佼彊夜走從董憲秋七月丁

通鑑卷六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丑帝幸沛進幸湖陵董憲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憲招誘五校餘賊與之拒守建陽帝至蕃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敕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佼彊將其衆降蘇茂犇張步憲及龐萌走保邳八月己酉帝幸邳留吳漢攻之車駕轉徇彭城下邳吳漢拔邳董憲龐萌走保朐劉紆不知所歸其軍士高扈斬之以降吳漢進圍朐

冬十月張步聞耿弇將至使

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鐘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度河先擊祝阿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犇歸鐘城鐘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脩攻具宣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

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為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旣而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兇懼費敢衆亡歸張步旣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相去四十里旣進軍晝中居二城之間旣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旣敕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菑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攻臨菑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旣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菑即西安孤與劇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菑并

兵合執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衆亡歸劇旣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將攻旣旣上書曰臣據臨菑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飢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於是旣先出菑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旣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步氣盛直攻旣營與劉歆等合戰旣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旣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

至暮罷弁明日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弁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弁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弁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醞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溝塹皆滿弁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弁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又田橫身鄆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弁復追張步步犇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弁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茂詣耿弁軍門肉袒降弁傳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張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詔皆赦之封步為安丘侯與妻子居雒陽於是琅邪未平上徙陳俊為琅邪太守始入境盜賊皆散耿弁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弁為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焉

六年吳漢等拔胸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悉平諸將還京師

光武平隴蜀

淮陽王更始元年秋七月成紀隗崔隗義上邽楊廣冀人周宗同起兵以應漢衆數千人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李育崔兄子

囂素有名好經書崔等共推為上將軍崔為白虎將軍義為左將軍囂遣使聘平陵方望以為軍師望說囂立高廟于邑東已祀高祖太宗世宗囂等皆稱臣執事殺馬同盟以興輔劉宗移檄郡國數莽罪惡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安定大尹王向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皆下之初茂陵公孫述為清水長有能名遷導江卒正治臨邛漢兵起南陽宗成商人王岑起兵徇漢中以應漢殺王莽庸部牧宋遵眾合數萬人述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召郡中豪桀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此寇賊非義兵也乃使人詐稱漢使者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選精兵西擊成等殺之并其眾

二年春二月更始徵隗囂及其叔父崔義等囂將行方望以為

通鑑卷六

十五

王莽八二

陳述

更始成敗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囂等至長安更始以囂為右將軍崔義皆即舊號南鄭人延岑起兵據漢中漢中王嘉擊降之有眾數十萬夏四月更始遣柱

功侯李寶益州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公孫述遣其弟恢擊寶忠於綿竹大破走之述遂自立為蜀王都成都民夷皆附之冬隗崔隗義謀叛歸天水隗囂恐并及禍乃告之

更始誅崔義以囂為御史大夫南田戎攻陷夷隗囂萬人

漢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蜀郡功曹李熊說公孫述宜稱天子夏四月述即帝位號成家改元龍興以李熊為大司徒述弟光為大司馬恢為大司空越雋任貴據郡降述六月隗囂走

歸天水十二月隗囂歸天水復招聚其眾興修故業自

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囂囂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平陵范滂為師友前涼州刺史河南鄭興為祭酒茂陵申

屠剛杜林為治書馬援為綏德將軍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行巡阿陽
上捷長陵王元為大將軍安陵班彪之屬為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
山東 初平陵賈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與更始右大司馬趙萌
善因萌求往河西萌薦融於更始以為張掖屬國都尉是時酒泉太守梁
統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並州郡
英俊融皆與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
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勦力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
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議既定乃推融行河西事五郡大將軍事以梁統
為武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竺曾為酒泉太守辛彤為敦煌太守融居
屬國領都尉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 馮惜之反引兵向天水隗囂擊
破之鄧禹承制命囂為西州大將軍專制涼州朔方事

二年二月延岑復反圍南鄭漢中王嘉兵敗走岑遂據漢中進兵
武都為更始柱功侯李寶所破岑走天水公孫述遣將侯丹取南鄭

通鑑卷六

十六

六十一

後漢

嘉收散卒得數萬人以李寶為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
池下辨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至陳倉嘉追擊破之公孫
述又遣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
三年十一月帝謂太中大夫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道里
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在奈何歙曰臣嘗與隗
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
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歙使於囂
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囂乃
奉奏詣闕帝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甚厚
四年二月延岑復寇順陽遣鄧禹將兵擊破之岑奔漢中公孫
述以岑為大司馬封汝寧王 冬十月隗囂使馬援往觀
公孫述援素與述同里閭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
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

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旌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但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直也

十二月公孫述聚兵數十萬人積糧漢中又造十層樓船多刻天下牧守印章遣將軍李育程烏將數萬衆

通鑑卷之六

二二四

漢通

出屯陳倉就呂鮪將徇三輔馮異迎擊大破之育烏俱奔漢中異還擊破呂鮪營保降者甚衆是時隗囂遣兵佐異有功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但駑馬鈇刀不可彊扶數蒙伯樂一顧之價將軍南拒公孫之兵北御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為它人禽矣如今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間太之言其後公孫述數遣將間出囂輒與馮異合執共摧挫之述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綬授囂囂斬其使出兵擊之以故蜀兵不復北出

五年春正月帝使來歙持節送馬援歸隴石隗囂與援共卧起間以東方事白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

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辭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

二月岑彭攻拔夷陵田

戎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衆數萬人公孫述以戎爲翼江王岑彭謀伐蜀以夷川穀少水險難漕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

夏四月隗囂問於班彪

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旣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執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

通鑑卷六

十一

上卷九

漢通

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拮之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爲之著王命論以風切之曰昔堯之禪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洎于稷契咸佐唐虞至湯武而有天下劉氏承堯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子之符故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由是言之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丈夫饑饉流隸飢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虐天子之貴四

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勇
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身醢分裂又況么
麼尚不及數子而欲闇奸天位者虐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
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王陵之母知漢王必得天下伏劍而
死以固勉陵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
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虐是故窮達
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
加之高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
足揮洗揖酈生之說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
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其事
甚衆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誠知覺寤超然遠
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
神器之有授母貪不可冀爲二母之所咲則福祚流于子孫天
祿其永終矣罌不聽彪遂避地河西竇融以爲從事甚禮重之
彪遂爲融畫策使之專意事漢焉 初竇融等聞帝威德心欲
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皆假其
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
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今即有所主便相係
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敗雖悔無及方今豪桀競逐雌
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融
等召豪桀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自前世
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受命之符故劉
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及莽末西門君惠謀立子駿事覺被
殺出謂觀者曰讖文不誤劉秀真汝主也此皆近事暴著衆所
共見者也況今稱帝者數人而雒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彊號令
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衆議或同或異融遂

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雒陽先是帝亦發使遺融書以招之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敎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因授融為涼州牧囂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十二月隗囂矜已飾智每自比西伯與諸將議欲稱王鄭興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尚服事殷武王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猶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無乃不可乎囂乃止後又廣置職位以自尊高鄭興曰夫中

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書示囂因使擊蜀以效其信囂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帝以囂與馬援來歙相善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帝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帝以為胡騎校尉封鐫羌侯鄭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曰今為父母未葬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為餌也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乃令與妻子俱東馬援亦將家屬隨恂歸雒陽以所將賓客猥多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囂將王元以為天

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壞敗將軍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元請以一九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敝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執與蚯蚓同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意既欲專制方面申屠剛諫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本朝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今囂書數到委國歸權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况將軍為乘者哉今何畏何利而久疑若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君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為用誠願反覆愚

老之言囂不納於是囂遂長者稍稍去之

九一

六十一

揚水

六年春正月帝積苦寒以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囂於度外耳因外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隴蜀示禍福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冀以惑眾帝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姓當塗其名高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荅其騎都尉平陵荆邯說述曰漢高祖起於行陳之中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瘡愈復戰何則前死而成功愈於却就於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彊士附威加山東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眾庶引領四方瓦解囂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偃武

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令漢帝釋關隴之憂專
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發聞使召攜貳使西州豪桀咸居
心於山東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
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
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矣臣之愚計以為宜及天
下之望未絕豪桀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
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
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
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桂曰武王伐殷八百
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
師千里之外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跨馬
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復效
隗囂歟為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地及山東客兵使

卷

實善堂

延岑田戎分出兩 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執蜀人及其弟光以
為不 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 岑田
戎亦數請兵立功述終疑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述廢銅鐵置
鐵錢貨弊不行百姓苦之為政苛細察於小事如為清水令時
而已好改易郡縣官名少嘗為郎習漢家故事出入漚駕鸞旗
旄騎又立其兩子為王食犍為廣漢各數縣或諫曰成敗未可
知戎士暴露而先王愛子亦無大志也述不從由此大臣皆怨
三月公孫述使田戎出江關招其故眾欲以取荊州不克帝乃
詔隗囂欲從天水伐蜀囂上言白水險阻棧閣敗絕述性嚴酷
上下相患須其罪惡執著而攻之此大呼響應之執也帝知其
終不為用乃謀討之夏四月丙子上行幸長安謁園陵遣耿种
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歛奉璽書賜囂諭
旨囂復多設疑故事以冗豫不決歛遂發憤質責囂曰國家以

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既遣伯春委質而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邪因欲前刺囂囂起入郿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囂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諫曰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殺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歙為人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遊說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為其言故得免而東歸 五月隗囂遂發兵反使王元據隴坻伐木塞道諸將因與囂戰大敗各引兵下隴囂追之急馬武選精騎為後拒殺數千人諸軍乃得還 諸將之下隴也帝詔耿弇軍漆馮翼軍柁邑祭遵軍汧吳漢等還屯長安馮異引軍未至柁邑隗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分遣巡取柁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乘而乘勝不可與爭鋒宜止軍便地徐思方

卷

實善堂

略異曰虜兵臨境毋狀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柁邑三轉動樞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免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詔異進軍義渠擊破盧芳將賈覽匈奴輿韃日逐王北地上郡安定皆降 竇融復遣其弟友上書曰臣幸得託先后末屬累世二千石臣復假歷 帥守持一隅故劉蜀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長無纖介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馳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弟友詣關口陳至誠友至高平會隗囂反道不通乃遣司馬席封關道通書帝復遣封賜忠友書

所以尉藉之甚厚融乃與隗囂書曰將軍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捐之間改節易圖委成功造難就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當今西州地執局迫民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疆禦持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自兵起以來城郭皆為丘墟生民瘠幼孤將復就離言之可為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得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融即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擊囂黨先零羗封何等大破之因並河楊威武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以融信效

卷

賈善堂

著明益嘉之脩理融父墳墓祠以大牢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深統猶恐衆心疑惑乃使人刺殺張玄遂隗囂絕皆解所假將軍印綬先是馬援聞隗囂欲貳於漢數以書責譬之囂得書增怒及囂發兵反援乃上書曰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狹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之援且言謀畫帝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羗豪為陳禍福以難囂支黨援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援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至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因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

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
七年春三月公孫述立隗囂為朔寧王建兵往來為之援執
秋隗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馮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
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並無利而還帝將自征隗囂先戒寶駝
師期會遇兩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帝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
來降拜太中大夫封向義侯

八年春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斬
隗囂守將金梁囂大驚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
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略陽
爭馳赴之上以為囂失所持亡其要城執必悉以精銳來攻曠
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頗敝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隗囂
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鷄頭道牛邯軍瓦亭
囂自悉其大眾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斬

卷

寶善堂

山築堤激水灌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為
兵囂書銳功之累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將征隗囂光祿勳
汝南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
車轡帝不從西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冗
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師有土崩之執兵進有
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
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高
平第一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羗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
千餘兩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融先
遣從事問會見儀適帝聞而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
融等以殊禮遂共進軍數道上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
邯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囂
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邽略陽圍解帝勞賜

來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匹進幸上邽詔告隗
囂曰若束手自詣父父子相見保無佗也若遂欲為黥布者亦
自任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
延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為安豐侯弟友為顯親侯及五郡太
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敢安敷上書求
代詔報曰吾與將大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
士民無擅離誅曲穎川盜賊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守兵亦叛京
騎駱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秋八月帝自上邽晨
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若不
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為白十一月楊廣死隗
囂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
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死初帝敕
吳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

卷

實善堂

之漢等貪并力功勳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
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
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
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吳漢軍食盡乃
燒輜重下隴蓋延耿弇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
彭為後拒諸將乃得全軍東歸唯祭遵屯汧不吳漢等復屯
長安岑彭還津鄉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囂校尉太
原溫序為囂將苟宇衆獲宇曉譬數四歆降之序大怒叱宇等
曰虜何政迫脅漢將因以節搃殺數人宇衆爭欲殺之宇止之
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見序受劔銜須於口左右曰既為賊
所殺無令須汗土遂伏劔而死從事王忠持其喪歸雒陽詔賜
以冢地拜三子為郎

九年春正月潁陽成侯祭遵薨於軍詔馮異并將其營

隗囂

病且餓餐糗糒志憤而卒王元周宗立竄少子純為王摠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田弇助純帝使馮異擊之公孫述遣其翼江王田戎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數萬人下江關擊破馮駿等軍遂拔巫及夷道夷陵因據荆門虎牙橫水江起浮橋關樓立櫓柱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拒漢兵夏六月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屯長安太中大夫馬援為之副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烏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知臣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詔於汧積穀六萬斛秋八月來歙率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

十年夏陽節候馮異等與趙匡田弇戰且一年皆斬之隗純未下諸將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共攻落門未拔夏異薨於軍

卷

寶善堂

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鴈撞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西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而潁川可為至戒帝不從戎戎進幸汧峻猶不下帝遣寇恂往降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疆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款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及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冬十月來歙與諸將攻破落門周宗行巡苟宇趙恢等將隗純降王元犇蜀徒諸隗於京師以東

後隗純與賓客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十一年春三月岑彭屯津鄉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陸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荊門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爲蜀兵盛不可蜀兵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衝浮橋而橫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其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十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走保江州彭上劉隆爲南郡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江關令中軍無得擄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百姓大喜爭門門降詔守益州牧所下郡

卷

寶善堂

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吏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陸裝露橈繼進夏公孫述以王元爲將軍使與領軍環安拒河池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辨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獻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狀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疆起受所誠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肯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

如邪援聞至河內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
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晚夕號泣宛轉塵中
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
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閱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
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豪乎季孟平
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宗墳墓也又言
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守者將毀傷
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塊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
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乎主給
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
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今國家待
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
貴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
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
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
其無成而但萎媵咋舌又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
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
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
報庸竟不答諸將每有疑議更請呼援咸敬重焉隗囂上疏謝
曰吏民間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
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臣雖
不敢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
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
欵至汧賜囂書曰昔柴將軍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
歸輒復泣號不誅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
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

聞大驚省書攬涕以揚武將軍馬成守中郎將代之 帝自將
征公孫述秋七月次長安 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公
孫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岑
彭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
還江州沂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
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虻若風雨所
至皆犇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
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
兵於沅水臧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
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爲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
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
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
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延岑

犇成都其衆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降者以十
萬數軍至陽鄉王元舉衆降帝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
青之信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皆勸述
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少隆皆以憂
死 帝還自長安 冬十月公孫述使刺客詐爲亡奴降

岑彭夜刺殺彭太中大夫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
之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邛穀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
迎降會彭已被害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蜀人爲立廟祠
之 十二月吳漢自夷陵將三萬人沂江而上伐公孫述

十二年春正月吳漢破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於魚涪津遂圍
武陽述遣子壻史興救之漢迎擊破之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
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
成都市橋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

禁帝必欲降之又下詔喻述曰勿以來仙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述終無降意

秋七月馮駿拔江州獲

田戎 帝戒吳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爲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

處受圍執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食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于其郭中臧宮拔鯨竹破涪城斬公孫恢復攻拔繁郫與吳漢會於成都 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岑於市橋僞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

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
蜀郡太守南陽張湛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
漢從之乃示弱以挑敵冬十一月臧宮軍咸陽門戊寅述自將
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
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
亂高午犇陳刺述洞胷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
死明日延岑以城降辛巳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
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城降
三日吏民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
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麈
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初述徵廣漢李業爲博
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劫業
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

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
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爲子孫
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
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曰宜呼室家計
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述恥有
殺賢之名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暈逃辭不受述又聘巴郡
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
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
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
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
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
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犍爲費貽不肯
仕述溲身爲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辭徵

命帝既平蜀詔贈常少為太常張隆為光祿勳譙玄巳卒祠以
中牢赦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間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
言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
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 上詔竇融與五郡太守入
朝既至引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拜融冀州牧

十三年春三月吳漢自蜀振旅而還至宛詔過家上冢賜穀二
萬斛夏四月至京師

楚王英之獄

漢光武建武十五年夏四月丁巳封皇子輔為右翊公英為楚
公陽為東海公康為濟南公蒼為東平公延為淮陽公荆為山
陽公衡為臨淮公焉為左翊公京為琅邪公

十七年冬十月進右翊公輔為中山王其餘九國公皆為王

二十八年 初馬援兄子壻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

擁富貴為游俠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諸貴戚友善援謂姊
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
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坐事死磐子肅復出入
王侯邸第時禁罔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脩名譽招游士馬援
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
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
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為諸王賓客慮
因事生亂會更始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怨劉盆子結客
殺故式侯恭帝怒沛王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因詔郡縣收捕
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嘆曰馬
將軍誠神人也秋八月戊寅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
康淮陽王延始就國

明帝永平八年冬十月丙子募死罪繫囚詣度遼營有罪亡命

者今贖罪名有差楚王英奉黃縑白紵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齊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十三年冬十月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十一月廢英徙丹陽涇縣賜湯沐邑五百戶男女為侯主者食邑如故許太后勿

上璽綬留住楚宮先是有私以英謀告司徒虞延者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及英事覺詔書切讓延

十四年夏四月楚王英至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於涇封燕廣為折姦侯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初樊儵弟鮪為其子賞求楚王英女儵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柰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及楚事覺儵已卒上追念儵謹恪故其諸子皆得不坐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色未嘗

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使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
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故知
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
耿建朗陵侯臧信淮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
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
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
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
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
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不早奏對
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
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獨作之
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污漆人
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為罪人訟
冤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
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
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
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
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牾陛
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
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楚獄
多濫乘間為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任
城令汝南袁安遷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案楚王英獄事
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
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
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章帝建初元年春正月上問司徒鮑昱何以消復旱災對曰陛

下始踐天位雖有失得未能致異臣前爲汝南太守與治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夫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宜一切還諸徙家蠲除禁錮使死生獲所則和氣可致帝納其言

二年夏四月戊子詔還坐楚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

馬后抑外家

漢明帝永平三年春二月甲子立貴人馬氏爲皇后皇子炆爲太子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宫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脩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即位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炆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踈麤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十八年八月壬子帝崩太子即位年十八尊皇后曰皇太后

太后兄弟虎賁中郎廖及黃門郎防光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爲衛尉防爲中郎將光爲越騎校尉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第五倫上疏曰臣聞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近世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抑損陰氏不假以權執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雒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諭諸外戚曰苦身待士

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雒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不以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章帝建初二年夏四月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至門出不及履此蘧伯玉之敬也新陽侯雖剛彊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原

鹿貞侯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言之不捨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而耳目之塞也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涑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構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柰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今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

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
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
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
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
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太官之賜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
豈不可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孰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
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
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匈中氣不可不
順也子之未冠由於父母已冠成人則行子之志念帝人君也
吾以未踰三年之故自吾家族故得專之若陰陽調和邊境清
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太
后嘗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大夫
人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爲言兄衛尉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

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格之
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遵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
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
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置織室
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
授小王論語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
勸成德政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
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
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
安語曰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
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
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
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況於行

今乎太后深納之

四年夏四月有司連據舊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癸卯遂封衛尉廖為順陽侯車騎將軍防為潁陽侯執金吾光為許侯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帝不許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上書辭位帝許之五月丙辰防廖光皆以特進就第

竇氏專恣

漢章帝建初二年十二月帝納竇勳女為貴人有寵貴人母即東海恭王女泚陽公主也

三年三月癸巳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卷之六

三十九 五百四十二

卷之六

八年皇后兄憲為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為黃門侍郎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喜交通賓客司空第五倫上疏曰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讓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醜當以酒也詖險趣軌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憲恃宮掖聲勢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

鄧豐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今貴主尚見枉奪
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
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臣光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竇憲何
異指鹿為馬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
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為
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為姦而上不之知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
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
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元和三年三月太尉鄭弘數陳侍中竇憲權執太盛言甚苦切
憲疾之會弘奏憲黨尚書張林雒陽令楊光在官貪殘書奏吏
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
夏四月丙寅收弘印綬弘自詣廷尉詔赦出之因乞骸骨歸未

許病篤上書陳謝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賢愚疾惡
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禍晒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
尊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
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馱人鬼憤結之望帝省章遣
醫視弘病比至已薨

章和二年春正月壬辰帝崩於章德前殿太子即位年十歲尊
皇后曰皇太后 三月太后臨朝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

出宣詔命弟篤為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環並為中常侍兄弟皆
在親要之地憲客崔駟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
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
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求衆譽乎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
臣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
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

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那可不慎哉 庚戌皇太后詔以故太尉鄧彪為太傅賜爵關內侯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竇憲以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斥正憲性果急睡眦之怨莫不報復永平時謁者韓紆考劾憲父勲獄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勲冢 秋七月南單于上言請出兵共討北匈奴太后議欲從之會齊殤王子都鄉侯暢求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官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尚書潁川韓稜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其議何敞說宋由曰暢宗室肺府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蹤跡不顯主名不立敞備數服

肱職典賊曹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執事以為故事三公不與賊盜公縱姦慝莫以為咎敞請獨奏案之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冬十月乙亥以憲為車騎將軍伐北匈奴

和帝永元元年春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

事見兩傳如叛服

竇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尚書僕射郵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又因朝會刺譏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何敞上疏曰壽機密近臣斥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眾止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臣所以觸死瞽言非為壽也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晏之化杜塞忠直垂譏無窮

臣啟謬與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論徙合浦未行自殺壽悼之子也

夏六月竇憲出朔方雞鹿塞分遣副校尉閻盤等破北單于

於嵇山落山

事見兩匈奴叛服

秋九月庚申以竇憲為大將軍中郎

將劉尚為車騎將軍封憲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爵詔許之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至是詔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竇氏兄弟驕縱而執金吾景尤甚奴客緹騎彊奪人財負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又擅發緣邊諸郡突騎有才力者有司莫敢舉奏袁安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不舉劾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駙馬都尉瓌獨好經書節約自脩尚書何敞上封事曰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

通鑑卷第六

四十二

六百十四

吳正

若此猶飢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駕景總官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倖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訕訕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絲絲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也駙馬都尉瓌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為濟南太傅康有違失敞輒諫爭康雖不能從然素敬重敞無所嫌悟焉

二年六月詔封竇憲為冠軍侯篤為鄜侯瓌為夏陽侯憲獨不受封

三年春二月竇憲遣左校尉耿种等破北單于於金微山事見兩句

奴叛竇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耿种任尚等為爪牙鄧疊

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

斂吏民共為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

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

害之尚書僕射樂恢刺舉無所回避憲等疾之恢上疏曰陛下

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方今

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太后

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恢稱疾乞骸骨

歸長陵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懼望風承旨

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

言國家事未嘗不喑鳴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冬十月詔竇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

萬歲尚書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

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

舉奏龍論為城旦竇憲請遣使立北單于弟右谷蠡王於除

韃為單于袁安上封事爭之後上竟從憲策事見兩句

四年 初廬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竇景及爭立北單于事

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齮深惡之齮榮曰子為袁公腹

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

淮孤生得備宰士縱為竇氏所害誠所甘心因敕妻子若卒遇

飛禍無得殞斂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 夏四月丙辰

竇憲還至京師 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丁鴻上疏曰昔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

無其德不得行其執也。今大將軍雖欲救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敕，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斥失以塞天意。竇氏父子兄弟並為卿校，充滿朝廷，穰侯鄧疊、疊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憲女壻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共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為殺害帝。陰知其謀，是時憲兄弟專權，帝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閹宦而已。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鈎盾令鄭眾謹敏有心，幾不事豪黨，遂與眾定議誅

憲以憲在外，慮其為亂，忍而未發。會憲與鄧疊皆還京師，時清河王慶恩遇尤渥，常入省宿，止帝將發，其謀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敢使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鄭眾求索故事。庚申，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郭璜、郭舉、鄧疊、鄧磊皆下獄，死。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為冠軍侯。與篤、景、瓌皆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為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初，河南尹張酺數以正瀆繩治竇景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賓客未嘗犯瀆，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今議者欲為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宥免，宜裁加貸宥。」

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獨得全竇氏宗族賓客以憲為官者皆免歸故郡初班固奴嘗醉罵洛陽令种兢兢因逮考竇氏賓客收捕固死獄中 初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亦當遣吏戶曹李郃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遲留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凡交通者皆坐免官漢中太守獨不與焉

西域歸附

漢光武建武五年 元帝之世莎車王延嘗為侍子京師慕樂中國及王莽之亂匈奴略有西域唯延不肯附屬常教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延卒子康立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竇融乃承制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

通鑑第六

四一五

卷一百一

前六

九年秋八月莎車王康卒弟賢立

十四年冬莎車王賢都善王安皆遣使奉獻西域苦匈奴重斂皆願屬漢復置都護上以中國新定不許

十七年莎車王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帝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

二十一年莎車王賢浸以驕橫欲兼并西域數攻諸國重求賦稅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又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

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帝許之

二十二年西域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至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班固論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璆瑁則建珠厓七郡感蒟醬竹杖則開牂柯越雋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開苑囿廣宮室盛帷帳美服玩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莞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

明帝永平三年冬十月莎車王賢以兵威逼奪于寘大宛媯塞王國使其將守之于寘人殺其將軍德立大人休莫霸為王賢

率諸國兵數萬擊之大為休莫霸所敗脫身走還休莫霸進圍
莎車中流矢死于寘人復立其兄子廣德為王廣德使其弟仁
攻賢廣德父先拘在莎車賢乃歸其父以女妻之與之和親
四年冬十月于寘王廣德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誘莎車王
賢殺之并其國匈奴發諸國兵圍于寘廣德請降匈奴立賢質
子不居嚄為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為莎車王
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之伐北匈奴也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
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
踈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
無它故也超曰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
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
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
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
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
為豺狼食矣為之柰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
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
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
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
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超遂將吏
士往犇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
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
鼓噪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
餘眾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
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
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
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為質還白竇固

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
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寘
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寘國大而遠今將
數百人無益於疆如有不虞多益爲累耳是時于寘王廣德雄
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寘廣德禮意甚踈且
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騮馬急求取以祠我
廣德乃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今巫
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
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
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
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超彪之子也

十七年 初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殺
疏勒王立其臣兜題爲疏勒王班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

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
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
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
懼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
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兜
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令龜茲知
漢威德遂解遣之 冬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

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擊西域秉張皆去符傳以
屬固合兵萬四千騎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進擊車師車
師前王即後王之子也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
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以爲先赴後王并力根本則前王
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
不得已並進斬首數千級後王安得震怖走出門迎秉脫帽抱

馬足降乘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

十八年春二月詔竇固等罷兵還京師 十一月焉耆龜

茲攻沒都護陳睦事見兩匈奴叛服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詔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主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

三年閏四月西域假司馬班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

五年夏五月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

通鑑第六

四十九

五百七十七

張明

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乎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目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危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勲祖廟布大

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徐幹上疏願奮身佐超帝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

八年冬十二月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寘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

元和元年十二月帝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將兵八百人詣班超

通鑑卷六

五十一 六百十二

張明

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

三年九月疏勒王忠從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遣使詐降於班超超知其姦而偽許之忠從輕騎詣超超斬之因擊破其眾南道遂通章和元年班超發于寘諸國兵共二萬五千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和帝永元二年夏五月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

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日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三年冬十月龜茲姑墨溫宿諸國皆降十二月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己校尉官以班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龜茲侍子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猶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七月西域都護班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餘

人討焉耆到其城下誘焉耆王廣尉犁王汎等於陳睦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更立焉耆左侯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于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

九年十二月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條支窮西海皆前世所不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恠焉

十四年秋七月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乞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謹遣子勇隨安息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朝廷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上書曰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

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故妾敢觸死爲超求哀旬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家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衰老之惠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超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九月卒超之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尚代爲都護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超所言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詔以北地梁懂爲西域副校尉僅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攻都護任尚於疏勒尚上書求救詔

將河

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懂未至而尚已得解詔徵遂以騎都尉段禧爲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禧博守屯乾城城小梁懂以爲不可固乃譎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民固諫白霸不聽懂既入遣將急迎段禧趙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民並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懂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衆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龜茲乃定

安帝永初元年五月西域都護段禧等雖保龜茲而道路隔塞檄書不通公卿議者以爲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六月壬戌罷西域都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禧及梁懂趙博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而還

元初六年。初西域諸國既絕於漢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與共爲邊寇敦煌太守曹宗患之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

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

永寧元年春三月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後部司馬及
敦煌長史索班等遂擊走其前王略有北道鄯善逼急求救於
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以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
域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絕西域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父
風召詣朝堂問之為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疆盛於是開
通西域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光武中興未遑外事
故匈奴負疆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
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
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聞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
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
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
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

通鑑卷六

五十一

六十一

時之宜也夫要功策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所

今

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為不
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
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
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
如此誠便尚書復問勇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
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於車師既為胡虜節度又禁
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
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
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思以為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棊母
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
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肆
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

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虜執弱則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須復有晝閉之懼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此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為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為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為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執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它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

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

延光二年北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璠上書曰臣在京師亦以為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犁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陳忠上疏曰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

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執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通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可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郵之煩費不見孝武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虜國滅土非良計也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帝納之於是復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三年春正月班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

四年秋七月西域長史班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

通鑑卷第六

五十五

五

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獲首虜八千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傳首京師

順帝永建元年冬十月班勇更立車師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為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勇遂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生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

二年六月西域城郭諸國皆服於漢唯焉耆王元孟未降班勇奏請攻之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為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

馬將兵前戰獲首虜二千餘人无孟懼誅逆遣使之降張朗徑
入焉者受降而還朗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六



